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广告宣传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广告宣传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二十九輯
沈雲龍主編

太平天國起義記

韓山文著
簡又文譯

文藻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太平天國起義記

太平天國起義記

洪業題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九輯

目錄

太平天國起義記·····	韓山文著 簡又文譯
太平天國詔諭·····	蕭一山輯
太平天國革命史·····	王鍾麟撰
金陵兵事彙略·····	李 圭著
思痛記·····	李 圭著
馮軍門萃亭（子材）軍牘彙存·····	方德驥編 都啓模
小滄桑記·····	姚 濟著
浙中髮匪紀略·····	李應珏著
金壇見聞記·····	張汝詢著
軍興本末紀略·····	謝蘭生著
克復金陵賊黨供招·····	李秀成述
蕩平髮逆圖記·····	白雲山人撰

太平天國起義記

目次

- 譯者序……………一
- 原序……………一
- 一 洪氏之世系……………一
- 二 洪秀全之產生地及童年……………二
- 三 洪秀全之考試患病及異夢……………三
- 四 洪秀全之改變——讀小書——受洗禮……………七
- 五 繼續研究小冊——宣教——遇難……………九
- 六 洪馮離鄉赴苗區——在廣西傳教之成功……………一一
- 七 秀全回家——與仁玕到廣州——再到廣西——會衆增多——禮拜儀式——洗禮等——毀偶像——雲山入獄——復到廣西……………一三
- 八 洪秀全之品格——談話——及言論……………一九

- 九 入桂之最後一次——上帝會情形——楊秀清與蕭朝貴……………二二二
- 十 廣西之擾亂——本地與客人之爭——拜上帝會率入政爭——革命之原因——起義及成功——洪秀全與三合會……………二二三
- 十一 廣東之逼害——馮雲山家族之入獄——起事響應之失敗——洪仁玕之逃亡……………二二八

附印英文原本

譯者序

本書原名洪秀全之異夢及廣西亂事之始原，The Visions of Hung-Siu-tsun and Origin of the Kwang-Si Insurrection 茲譯爲太平天國起義記庶辭簡而意顯也。原書以一八五四年出版於香港，旋即分期轉載於North China Herald，越年又重印於Shanghai Almanac and Miscellany中，而倫敦亦有別印本。越八年，一八六三，原本及別印本已頗難得，遂又重印於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Repository 第一冊中。

原著者瑞典人Theodore Hamburg漢名韓山文以一八四七年充瑞士人所設立之巴色會Evangelische Missionsgesellschaft zu Basel 教士來中國，傳教於廣東東部南部客家人之間。一八五四年五月十三號卒於香港，得年僅三十五。餘事蹟見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所著之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Shanghai, 1867)，及本書一八五五年倫敦別印本中所附韓氏小傳。

倫敦別印本前尚有校訂者皮茲氏George Pearce所爲序一篇，中引韓氏函一通，略云：「僕雖與革命軍人物素不相識然在廣東常見洪秀全之親戚朋友，故能收輯最可信消息之有關於洪氏

個人及其起義之原始者。少年洪仁者，以去年十一月中受洗禮於內地，乃現今南京革命首領之堂弟而親密之知好也。此君爲逃避官府之迫害曾於一八五二年四月間由一入教少年爲介，引至僕處。彼所留與僕之文件，即過半年後僕所以示羅孝全先生 Mr. Roberts 者也。近洪仁與其友二人已乘舟離此而往上海，僕深望其得機安抵南京。僕爲彼等備書籍數種——舊約，德人，英人及美人所譯之新約各一本，初學篇 Bible History，葉納清 Ferdinand Genähr 先生之聖會大學；又曆書，又世界及中國及巴勒斯坦之地圖；此外又遠望鏡，寒暑表，指南針等等。洪氏及其諸友，及彼等之眷屬被迫得困窮不堪，屋宇已被燒，田地則籍沒入官，僕稍賙濟其家屬，蓋義所不容辭，且使彼等居此數月，既以便教導，亦以助彼等爲北行之備也。爲彼等僕已費二百餘元。然僕雅不欲使敵會擔任此款，故就洪仁所傳授與僕者譯成太平天國起義記一書且望其書之銷售可以收回二百元之款也。此函中所道之洪仁亦詳見記中，蓋即洪仁玕也，韓氏故隱其名爾。此函作於一八五四年五月四號，越九日韓氏即以痢疾卒。爾時原書尙未印就。惜乎其不得見推銷及翻印之盛也。

歷來歐美人士之研究太平天國者，咸以此書爲最真確可靠之史料。嘗考吾國官書或私人著

作關於洪秀全身世及太平軍初期歷史之種種紀載，其詳實可據，無能出其右者。顧國中頗不易見其書。數年前燕京大學史學系教授洪子煨蓮取一八六三年之本翻印之。前年以一份寄贈。余得之如獲異寶，即埋頭譯之。並與洪子約先以譯稿交燕大圖書館印行與新印英文本合並發表，然後另行編入拙著之太平天國雜記。然一八六三年之本凡於洪秀全之詩詞僅有英譯，而無漢字，依義回譯，虞失真相，故譯稿雖成而未敢定者，一年又半。會謝子興堯亦素研究太平天國者，另從別處鈔得洪氏各詩原文十一首發表於人間世第二十期中，余遂轉錄於譯稿以寄洪子煨蓮。固謀付印矣，燕大圖書館忽又得一八五四年香港原本，洪子遂議廢一八六三翻本之翻本，而影印香港原本易焉。原本所載漢字詩文較謝子興堯所發表者爲多，而文字亦間有不同，故拙譯之稿亦因而改錄焉。此書復傳於中國，洪子之功可嘉，且又稍爲拙譯之稿校訂數條，此尤余所甚感謝者也。

簡又文 二十四年五月

原序

此時中國內之變動既爲一般人所注意，則此冊之發表，或亦不爲多事。著者原意不在詳述此事之內容，亦不擬將衆所共知之事實，纂輯成書。關於此端宗教政治之運動，著者欲表現其心地及原因，故僅就個人所知，得自信而有據之來源者，由其發生之先，叙至於其舉兵於廣西之經過耳。

此書之結構及文筆頗有缺憾，著者亦自以爲歉。蓋著者所知既有限，而其所得之消息又多出於答語，言者答著者所問也。然此若干頁者倘不見棄於讀者而可使中國之兆民得更活潑而永久之同情，則固著者所深望而當引以爲幸者矣。

中國內亂方熾，在同情於革命軍者觀之，其結局似可預料；然戰爭未已，則成敗不宜懸斷。在此情形之下，爲謹慎起見，吾人不宜以真實人名地名遽行刊布，爲代招禍害，許多無辜之人已代爲其親感受罪而死，吾人不願助紂爲暴也。凡人名地名之曾經刊布者茲不復爲隱蔽。其餘，於人名則輒爲簡縮，於地名則譯義而不傳音。音本於英文無解，故此法於讀者無損，而全文叙述並不因此而隱晦。凡所譯詩詞，著者既求保全原文之神氣復欲合於英文韻語之體格。

又概附印原文，所以便於漢文者也。

關於景物之描寫自以中國人之看法爲主。著者盡獻其所聞，力免刪潤，且鮮加批判，讀者可自爲評論也。就大略言之：著者頗信其所聞之無誤而可據。然事有越時遠，遠惟憑記憶追述者，則細小之乖舛，恐或亦不免。述者既與起事之人有親友之誼而於所爲之事有傾向之熱心，則其言或稍涉誇美，亦屬可能。但就大體而論：述者固袒懷而言彼所知及所信以爲真者也，可無疑焉。當彼僅憑記憶以敘述各事時，對於南京所傳來之消息，彼尙不大知悉，此亦其不假之一證也。自南京革命人物處得來之書籍，誠足以使吾人明瞭於革命勢力之範圍及情狀。對於其起義之原先，則尙未詳說。此下若干頁即以補此端之不足者也。

巴色會教士韓山文

一八五四年四月香港

太平天國起義記

洪仁玕述

韓山文著

簡又文譯

一 洪氏之世系

洪氏世系遠出于宋朝，時爲徽欽二宗之世，約在十二世紀之始。兩宗既爲金人擄去，有洪皓者，官居台輔，感于忠節，挺身赴金，以爲蒙塵之主服務，僅與一人同行，共冒此險。既抵北境，天氣奇寒，復被流遞於渺無人煙之野林外。此時衣服食料俱不足以供二人生活之所需。同行者乃慷慨獻議，犧牲一己之身命以救洪，盡予以糴糶衣物，使其得以繼續行動，而自己則甘留而葬身于野林中。洪未幾困苦殊甚，糧盡則食野樹根以苟延殘喘。金人見其久而未死，頗以爲奇，卒釋之南歸。（譯者按洪皓字光弼，鄱陽人。生於晉宗元祐戊辰（一零八八），卒於高宗紹興乙亥（一一一五）。高宗建炎戊申（一一二八）以徽猷閣待制假禮部尙書充大金通問使。留金十五年，和議成，乃得釋歸。忠節最著，高宗稱蘇武不能過。後以忤秦檜譴死。餘事蹟詳洪汝奎著洪忠宣公年譜（宣統己酉洪氏晦水齋刊西洪年譜本）。此處所述在野林間生活一段，殊不可據，殆依野史傳說而已。凡括弧內註釋，除標明原註者，皆譯者所加，下同。）

洪皓有三子，長名邁，次名邁，三名适。（按皓有八子，長适，次邁，次邁。其下尚有五人。此誤。）邁

亦仕至台輔，一如其父；餘二人均為翰林。遵之子名桴，亦為翰林（桴原文作 Pih。按遵二子，桴見洪汝奎洪文安公年譜。其名之音皆不似。暗諱孫中，唯桴近是。然桴適子也，見洪汝奎洪文惠公年譜。其為翰林不見年

譜中。）同時，洪氏一家在朝為官者共八十餘人。桴十五傳而至廿九郎（Heng-heh-hin-lan 原名未

詳）。此十五代裔孫居于廣東之潮州府。因受族人之侮辱及壓迫，乃遷居于嘉應州，嗣後其子

孫散居于廣東各處，現共約二萬人。其中得有功名及出類拔萃之士，頗不乏人。復由上言之，

十五代裔孫經十一傳而至洪貢（音譯 Heng-kong）。此人生有四子，名賢敬（Jin-king），賢倫（Jin-

Tun），賢盛（Jin-shing），賢會（Jin-wui）。四子中賢倫與賢會最初遷居于廣州北部之花縣，以耕

種為活，其後復迎其父母兄弟同居焉。洪貢之裔孫今共約五百人。由賢倫四傳而生洪秀全。由

賢會亦四傳而生洪仁玕，即叙述本篇之人也。（原文稱仁玕皆曰洪仁 Heng-jin 此蓋著者故為之隱也。）

中國家族之穩固，恆視其全族勢力之大小與人丁之多少以為衡，以故凡由一個太公傳統而

下，無論支派遠近，均為一家族，以收團結相護相助之效。其同一班輩之男女，均以兄弟姊妹

相稱呼，尊輩則稱為叔伯嫡母。同姓同族之人絕不許通婚。是故本書之主人翁洪秀全與洪仁玕

雖為同一高祖之弟兄，而其親切之情，比諸西洋人之同祖同姓者為較厚較密也。

秀全之父名養（英文原作 Hung Yang 漢字未詳；考粵東客家入喜以「養」字爲名，故譯如此）生三子二女，爲前妻朱氏（Choo）所出，繼室李氏（Li）今仍生存，無所出。秀全行四，其下只有一妹。秀全娶妻賴氏（Lai），生子女三人，長女約十五歲，次女約十歲，幼子約五歲。秀全若祖若父類皆德行甚佳，且得享遐齡者。高祖賢倫以慈善名，贖濟全族，享壽九十六歲。其曾祖享壽九十餘歲，其祖考亦享壽八十歲。秀全之父年高德劭，有長鬚，爲人公正耿直，受族人推戴，司理祖宗田產。此爲全族公產，其入息則作利于全族之事者。彼又爲全族之父老，其職責不獨爲族中偶起爭執者之裁判人，而且代表全族與隣族交涉等事。中國村鄉隔縣城或最近之官衙有遠至六七十里路者；每有訟事發生，官吏胥役重重剝削，所費不貲；故鄉人遇有爭執，恒由族中父老判斷是非曲直，甚或與鄰村鄰族械鬥以武力解決。迨戰爭經過數月或長期，乃互相議和了結，而不經官吏之干涉，故官吏對於人民之勢力現已大減矣。

二 洪秀全之產地及童年

洪秀全之本鄉爲花縣之一小村。距廣州城約九十里此處地多平原，四野禾田，村落在其間。在天朗氣清之日，由此可望見廣州近郊之白雲山。秀全之祖先由嘉應州遷此，故族人均用嘉應

地方言。本地人稱此等客籍民爲「客家」。中國人格守祖宗承法，代代相傳，均事其祖。糊口而已，外國人所視爲生活必需之品，均視爲無關重要也。在客家村中，只得生活有用必需之品物；其他虛耗奢侈品所以安享福樂者均無有也。洪秀全之本鄉亦可爲其他無數小村之儀型。房屋之前面均南向，以得陽光，在夏間又可得溫涼之東南風，在冬月則可避寒冷之北風。一入大門，有天階約大十二方呎，兩房爲廚房及沐浴房。在大門之正面則爲正房及大廳，前面透光通氣。廳之兩房則爲臥室，家中各人分居之，而以正廳爲全家會集處。房屋均一層平房，地以灰和沙擊成，地面磨滑，牆亦以同等原料築成，而雜以多量之上。屋頂則以灰泥板條爲蓋，上鋪屋瓦。屋瓦共鋪兩層，下層則以凹面向上，上層以凹面向下，如是雨水不至滲入屋內。

洪氏全村人口僅約四百，大多數爲洪姓族人。村之前面只得房屋六間，其後則有房屋二排，中隔小巷。在第三排之西邊則爲洪秀全父母所居之小宅也。在村中房屋之前有小塘，滿貯泥水。全村之污水糞溺被雨水沖動均流入此處，而成爲全村灌溉禾田之肥料池。但穢氣四播，凡不熟習中國農村經濟者均不能堪也。在村之左邊，靠水塘之旁，有一書塾。此爲村童上學念書，預備科舉考試之處。

在此村中，洪秀全生于一八一三年（按即清嘉慶十八年癸酉）原名爲“Brilliant fire”（譯意爲「亮火」原字本爲洪姓）。至成年時，另有一名，表示在家族世系中之班輩（即仁字輩原名未詳），而秀全則爲其父自取之書名（別號）也。秀全之兩兄助其父耕田，又種些少瓜菜，全家食糧由此供給。其家經濟不裕，只得耕牛一二頭，另養豬狗鷄等，此皆中國農家所有者。

秀全自幼即好學，七齡入塾讀書。五六年間即能熟誦四書五經孝經及古文多篇，其後更自讀中國歷史及奇異書籍，均能一目了然。讀書未幾即得其業師及家族之稱許。其才學之優俊如此，人皆謂取青紫如拾芥，行見其顯父母光宗族矣。有幾位業師竟不受其束修而自願教之。秀全嘗負笈他方，雖其家計不豐，然爲免其輟學起見，家中常樂于供給所需。有幾位族人復贈以衣物。彼之老父每與人談話，最喜談及其幼子之聰穎可愛。每聞人稱讚秀全，輒眉飛色舞。凡有說及其幼子一句好話者，即足令此老邀請其人回家飲茶或食飯而繼續細談此老所愛談之題目矣。

當秀全約十六歲時，其父以家計困窮，不能再供其讀書求學，因此秀全，即如其他輟學之村童，須助理家中農事，或到山野放牛，此爲一般年紀太輕而無力做粗工之少年所常爲之事。

但人人均以秀全如此中途輟學爲可惜。翌年，有一年歲相同之窗友，請秀全陪伴其讀書，以一年爲期，蓋以得此天才爲伴侶，必可收切磋之益也。越一年，其族人及友人均以其文學長才埋沒于粗工之中爲大可惜，遂聘其任本村之塾師，由是復得機會靜中自行繼續研究文學而且修養其人格。中國塾師每年之收入，全視入塾學生之多少以爲定。平常學生數目由十人至二十人，十人以下，束修不足以供生活之資；二十人以上，精神又不足以施教，因塾師須對每人授課，復須一一聽其背誦也。每一學童須納學費如下：米五十磅（無原文）另制錢三百文，燈油，豬油，鹽，茶葉各一斤，此外每人尚須按學童之年齡及才具，每人繳修金一元半至四元。塾師之在花縣學塾授課者，全年不歇，只于新年時放假一月耳。在此期間，塾師關約滿期，東家得續行聘請，或另聘高明。

三 洪秀全之考試患病及異夢

秀全全年方弱冠，約在十六歲，即赴廣州應試，所以滿足其家族對於彼之文才之期望也。中國科舉功名原有四級，凡人均可赴考。其才思文學及字體優異者考得中式。第一級爲秀才，繼爲舉人，又高爲進士，而最高者則爲翰林。中秀才者須被考選三次，初爲縣考，繼爲府考，終

爲院考，以考官爲朝廷所派也。其在花縣縣考時，知縣任考官，赴考者約五百人均爲欲中秀才者。每人須填報姓名及三代，并須得一已有功名之士保證其確爲本縣籍貫。報名既畢，人領得一試卷，各有號數，各寫文章於其上，第一日考文章，由四書出兩題目，另一詩題。繳卷後，由考官評定優劣，榜列次第，赴考者之名劃爲十榜，每榜有五十人。隔三日或四日，即照樣考一次，直至赴考者共作詩文七次——首三次兩文一詩，末四次則每日僅一文一詩。最後，經過七次考試而其名仍得高列榜上者，即爲縣試考中者。常有當初考數次時，或以文章或以書法太劣而名落孫山者，因之每考一次，榜上名字即減少一次，故至最末一次之後，有時榜上僅餘十五至二十人而已。

第二次府考之情形，約與縣考相同。至第三次院考時，考官爲朝廷所派，中式者即爲秀才。全縣童生均會集應試，試期僅一日。各縣所取之秀才，均依該縣之人口比例，每縣取中八人至廿四人不等；廣州府十四縣共取錄秀才二百人有奇。凡中式秀才者，翌日又須經一度試驗，以明其是否真才，抑于應試時有作弊之情。全省各縣所取之秀才，其後復會試于省會，其中七十二人得被取爲舉人。十八省中式舉人復詣京師會試，此中復有一百七十八人被取爲進

士。進士及第者再赴殿試，由皇帝親任考官，欽選其中四五十人爲翰林。凡秀才均須依期赴考，直至六十歲爲止，否則即有被革之虞矣。

縣考時，秀全每試必冠其曹，惟從未能得中秀才。在一八三六年秀全二十三歲時，再赴廣州應試。（原註或在此年之前）在布政司衙門前（原文監督財政之官）彼遇見一人身穿明朝服裝，長袍白袖，結髻于頂。此人不能操中國語，另有一本土人爲舌人。在一大群人環繞之中，其人對衆講話，謂可滿足衆人之願望，不俟人發問。即便侃侃而談。秀全行近其前，意欲問曰已功名前程。其人亦不俟其發言，即云「汝將得最高的功名，但勿憂悲，因憂悲令汝生病。我爲汝有德之父道喜了。」

翌日，秀全在龍藏街又遇見二人。（原註：秀全後來以爲此二人即是先一日所遇見而爲彼卜前程者。大概關於此點彼之記憶不確，但亦可原諒，因自彼得獲贈書以迄開始研究讀書之時，已歷七年矣。）二人中，其一手持小書一部共九本，名勸世良言。其人將全書贈與秀全。秀全考畢即携之回鄉間，稍一涉獵其目錄，即便置之書櫃中；其時并不重視之。

翌年，秀全再赴廣州投考。初考時其名高列榜上，及覆考則又落第。在悲苦失意之中，秀

全又復得病，乃雇一肩輿，用精壯轎夫二人抬之回鄉。陰曆三月初一日回到家中，病勢甚爲沉重，臥床多日。

在此臥病期間，彼連續入奇夢，見異象多次。最初，見多人對彼歡迎招致。初以爲此乃死亡之朕兆，於是召其父母及家人等至病榻前而告之曰：「我的日子短了，我命不久了。父母啊！我不能報答大恩，不能一舉成名以顯揚父母了。」其時彼之長兄二人扶其坐于榻上；秀全言畢即閉目，全身無氣力，不能自主。在場各人均以其不久即去世，兩兄乃安放彼于床上。秀全一時間竟失去知覺，不知身外各人言動如何，五官失去作用，其身宛如死人。但其靈魂似爲一種特別能力所附麗，以故彼不特能有一種奇異的經驗，而且事後尙可記憶清楚。

其始，當秀全閉目時，忽見一龍一虎一雄雞走入室內。未幾又見有多人奏樂近前，共昇一美麗肩輿至，並請其乘坐，乃共昇之而去。秀全驟受此榮寵不勝驚異，不知如何是好。

彼等未幾即到一華麗而光明之地。兩旁聚集有無數高貴的男女敬禮而歡迎秀全。下轎後，有一老婦導其至一河邊，謂之曰：「污穢的人啊！何以自暴自棄與那些人親近，以至惹得滿身骯髒呢？如今我必得要把你洗淨了。」洗畢。秀全進一大宮殿，同行者有一斑年高德劭之人，

其中有許多古先聖賢。在宮中，彼等以刀剖開秀全之身，取出心肝五臟，而另以鮮紅簇新者放入，傷口即時復合，全無疤痕可見。

宮內四壁均有木牌，上刻勸善教德之言，秀全一一讀之。彼等旋復進一大殿，其美麗且華貴，不可言喻。上有一老人，披金髮，衣皂袍，巍然坐于最高之寶坐上。一觀秀全，老人即雙目流淚云：「世界人類皆我所生，我所養。人食我糧，服我衣，但無一人具有心肝來記念我和尊敬我，其尤惡者則竟以我之所賜品物去拜事鬼魔。人有意忤逆我而令我惱怒。你勿要效法他們。」言畢，老人即授秀全寶劍一柄，用以誅除鬼魔，但令其慎勿妄殺兄弟姊妹；又給以印綬一個，用以治服邪神；再賜以金黃色的美果一枚，秀全食之，其味甜美。秀全既受此帝皇的徽誌，即時開始勸告同在各人敬拜高坐寶座之老人。有人聽罷即回答云：「我們對老人確未盡本份了。」另有人說：「爲什麼要尊敬他呢？我們且與朋友們飲酒尋樂罷。」秀全見各人心腸如此冷硬，乃繼續勸導，以至下淚。老人復對彼言：「奮勇放胆去幹這工作啊！如遇有種種困難，我必扶助你。」言竟未久，老人即轉向座中年長有德之輩言：「秀全真堪任此職。」隨即帶引秀全出殿，命其自上俯視云：「看看世上的人啊！都是心邪行乖的。」秀全俯覽全世，芸芸

衆生，一切苦痛與罪孽，皆現目前，其情狀之惡劣，眼不忍觀，口不忍言。秀全神遊既醒，仍受奇夢之影響，自覺頭髮直豎。忽然間，怒從心起，自忘身體軟弱，穿衣起床，走出臥室，詣其父處，鞠躬長揖云：「天上至尊的老人，已令全世之人歸向我了，世間萬寶皆歸我有的了。」其父見其自臥室出來，又聞其言如此，以喜以懼，不知如何是好。

秀全連續臥病四十日。在異象中又常見一中年人，秀全呼之曰：「長兄」。此人教其如何動作，並帶其遨遊遐邇以追尋邪神，并扶助其殺死及滅除之。秀全又聞衣皂袍之老人斥責孔子，謂其子經書中不曾清楚發揮真理。孔子似自愧而自認其罪。

秀全病時，神遊四方，常在其室內走動跳躍，或如兵士戰鬪狀，常大聲疾呼：「鏗妖，鏗妖，鏗呀！鏗呀！」（按原文以粵音辨字）這裏有一隻，那里有一隻，沒有一隻可以擋我的寶劍一斫的。其父甚以其病狀爲可慮，以爲其咎乃在堪輿師誤擇不吉利的墳地以葬其先人所致也。于是延請巫道法師回家作法逐鬼。但秀全言：「這些妖魔怎能反對我呢？我必要殺死他們！多多妖魔都不能反抗我。」在幻想中彼追趕鬼妖。鬼妖形影似是變化無窮，有時如飛鳥，有時如猛獅。爲操必勝之權計，彼每操老人所賜之印綬以抵擋之。一見此印，妖魔即盡行飛遁，彼之幻

想又覺追奔逐北直至天涯海角。所到之處必與群妖戰而無不毀滅之。每有成功，即便歡笑曰：「他們擋不住我。」彼又常常自唱舊歌一段，其辭云：「有德青年浪遊河海，救其朋友殺其仇人。」（原文未詳）勸告人之時，彼輒涕淚而言，「你們沒有心肝敬拜老父，你們同妖魔交相好；真的，真的，你們沒有心肝，沒有良心。」秀全之兩兄更常緊閉其室門而嚴密防守免其逸出屋外。及其戰鬪跳動，唱歌，教人至憊困之時，則復臥床上。俟彼入睡時，多人乃來看視之，未幾全邑人皆知其爲瘋子。彼常自言已被敕封爲中國之皇帝。人有稱之爲皇帝者則色然喜。但如有人呼其爲瘋子者，彼則笑而答云：「你才是真正的瘋子了，還叫我做瘋子嗎？」凡品行不端之人來看彼者，彼均申斥之，並呼之爲鬼魔。彼鎮日惟唱歌，教人，斥責，均誠懇之至。在臥病中彼做一首詩。原文曰：

手握乾坤殺伐權 斬邪留正解民懸 眼過西北江山外 聲震東南日月邊 展爪似嫌雲路小 騰身何怕漢程偏 風雷鼓舞三千浪 易象飛龍定在天

有一日早晨，當秀全離床時，忽聞春天的鳥高鳴于村邊的樹上，彼即朗誦一詩云：
鳥向飛兮必如我 我今爲王事事可 身照金烏災盡消 龍虎將軍都輔佐

秀全之親屬以其病狀請教于幾位醫生，醫生開方投葯以治之，但均無效。一日其父發見有一小紙塞在門柱之縫隙中，紙上有朱色字云「天王大道君王全」。彼持此紙遍示家人，均不解此七字之意義。自此之後，秀全身體即日漸康健。許多友人及親戚等均來探視之，欲親聆其自述臥病時之經驗。秀全將所記得之特殊夢境一一爲之詳述，毫不隱匿。親友等只能答全事真是奇異，但其時人皆以爲並非實際經驗也。

四 洪秀全之改變——讀小書——受洗禮

秀全之健康，既已恢復，其人格與外貌均日漸改變。彼之品行謹慎，行爲和藹而坦白。身體增高增大，步履端莊嚴肅，其見解則寬大而自由，彼之友人後來述其狀貌謂秀全身材高大，面部橢圓，容顏甚美，鼻高，耳圓而小，聲音清晰而洪亮，每發笑則響震全屋，髮黑，鬚長而作砂紅色，體力特偉健，知識力亦絕倫，惡人畏而避之，而忠誠者趨與交遊也。此時彼仍再赴廣州應試，又在距本鄉卅餘里之隣村任教師數年。彼爲塾師時甚爲端肅，訓治學徒至嚴。但對于品行端莊爲己所喜悅之人則至友善，且在私人談話時，有時盡吐其心腹之思想，由此可見其病時奇夢之印象常不能忘却于其心中也。

一八四三年秀全教館于離本鄉約三十里之蓮花村 (Water-Lily) 之李姓 (Li) 家。時在五月，其中表李某一曰觀見其書櫃，偶于其藏書中抽出勸世良言，隨問秀全其書之內容。秀全答以不大知得，此書爲曩時到廣州赴考時人所贈送者。李乃向其借取回家以便暇時瀏覽，秀全許之。

勸世良言一書，對於秀全之思想及行動影響至大。吾人試研究其內容。著者自署名爲「學善」，而其本名實爲梁發（常稱梁阿發）其人則米憐博士 (Dr. Milne) 所指引入基督教之中國教徒也。彼曩在南洋馬六甲任教會排字工人時，每日有機會聽米博士講解聖經，因而皈依耶穌基督，決心爲上帝服務。梁發叙述其信教受洗之經過，嘗引出與米博士談話之幾段，其中讚美基督之功德與論及洗禮兩段尤堪特別注意；其言曰：「每逢安息日，工作停止，我則常讀聖經。如有不明之處，我即往問米博士，彼固甚願爲我解釋其意義也。于是我乃叩問米博士以基督受苦贖罪之教義，且問其如何救人。米博士言，世人已不拜獨一真神而崇事偶像；而且違犯上帝之公義之道，應受永刑。然而創造全人類之上帝，不欲毀滅全人類，遂本慈悲之心，令其聖子耶穌離開光榮之天堂，降臨世間而成爲凡人一個，由聖靈所感而由童女所生。耶穌教人認識及崇事宇宙之獨一主宰及創造者而拒絕偶像。彼復教人以靈魂有不滅不死之價值，及凡人應預備最

後審判之主要；彼來世間受苦及受死以贖衆人之罪；而人人凡有信耶穌之受苦贖罪而受洗禮者，諸般罪孽俱得赦免而得救，但凡罪人信者，將受入地獄永刑之苦。」

梁阿發再問米博士以洗禮之意義。米博士答云：「洗禮乃是灑些少清水于人之頭上或身上。其中意義，或其精神上的意義乃是洗淨其人，使由罪孽沾汗中而得清潔，藉聖靈之神力而改變其心，遂令其于受洗禮之後，即愛善而疾惡且改變其舊生命而成爲一個新人……」

梁阿發回其小室之後，即自思自想，「我是一個罪人；如不靠耶穌受苦贖罪之功德，將如何祈求上帝白白赦免我之罪孽乎？……」梁阿發於是決心信教爲基督徒，且請求受洗禮。米博士言：「如你確全心懺悔諸般罪過，信仰主耶穌基督，而遵行其教道；如你確決心不拜偶像而獨崇事宇宙之大主宰及創造者；並拒絕一切——奸心，欺詐，謊言……如是你可接受洗禮，否則不能。」

于是梁阿發宣言甚願遵守米博士之教訓，旋即受洗禮。據其所自述受洗之儀禮若後：

米博士再發數問，讀聖經幾節，並解釋其意義。彼即與梁阿發一同下跪而祈禱，仰求上帝之恩寵及慈悲。祈禱既畢，彼以手取些少清水而施諸梁阿發頭上。既畢，復行祈禱。此皈依者即問米

博士信耶穌有何特殊標誌（或記號），米博士即答：「真信者有一特殊標誌——即是盡心爲善。」梁阿發乃回到自己之小室；獨坐回思一切之經過，不禁喜透心中。彼于是自取名爲「學善」，嗣後繼續祈禱及讀經，漸覺身心兩者俱有改變。彼不特拒絕惡行，其後惡念之來亦日自減少。彼不特自身廢除拜偶像，而且深憫他人拜偶像之愚蠢，遂立願勸告同人屏棄偶像，懺悔罪孽，而崇事獨一真神。閱二年——即在一八一九年，彼回中國（廣東）施教于其妻，見其立願接受耶穌之教，乃依該時情形爲其施洗禮。其後，彼夫妻二人攜其嬰兒到馬禮遜博士（Dr. Morrison）處，請其爲此小兒施洗禮。

在數年間，馬禮遜博士見其熱誠傳教，乃立其爲牧師。據一八三二年九月四日馬禮遜之報告，梁阿發於是年印刷小冊子九本，每冊約五十頁，皆爲其自己編著而加插聖經章句于其中者。稿本經馬禮遜修改而在馬六甲印刷，書名則爲勸世良言。（原註，此書亦常裝訂爲四本）此書內載聖經多章皆爲出於馬禮遜譯本，另研究聖經題目及其他發揮教理之論文多篇。（譯者按原本此下附有勸善良言九卷目錄之英譯，一八六三年之翻印本節去。茲從之，以省篇幅。）

秀全之中表李氏讀全書之後還諸秀全，即謂此書內容奇極，大異于尋常中國經書，秀全乃

潛心細讀之。遂大覺大悟，于此書中尋得解釋其六年前病中夢兆之關鍵，覺書中所言與其夢中所見所聞相符之處甚多。此時彼乃明白高坐寶座之至尊的老人而爲人人所當敬拜者非他，即天父上帝是也；而彼中年人曾教彼助彼誅滅妖魔者，即救主耶穌是也。妖魔即偶像，而兄弟姊妹即世間人類也。有此覺悟，秀全如夢才醒，彼覺已獲得上天堂之真路，與及永生快樂之希望，甚爲歡喜。洪李二人由是書而知受洗禮之必要，于是依照書中所言，及按是時自己所明白此典禮者，自行施洗。彼等復對上帝祈禱，許願不拜事邪神，不行惡事，而恪守天條。彼等于是自己灑水于頂上，自言：「洗除罪惡，去舊從新。」既畢，彼等覺滿心充滿快樂。秀全乃自製悔改詩云：

吾儕罪惡實滔天 幸賴耶穌代贖全 勿信邪魔違聖誠 惟從上帝力心田 天堂榮顯人宜慕
地獄幽沉我亦憐 及早回頭歸正果 免將方寸俗情牽

二人于是將偶像掃除，並將塾中孔子牌位棄去，蓋凡書塾均設孔子牌位；老師與學生均依時禮拜也。

五 繼續研究小冊——宣教——遇難

六月初十日秀全自蓮花村回鄉，先到一彭姓(P. Hagg)友人家探視，蓋其從前曾授徒于彼處歷數年也。是時秀全之心充滿新發現，關於舊時之夢象，及天書內容，侃侃而談，滔滔不絕。其友以爲其舊病復發也，即遣一可靠之人護送其回家使得安全。在二十餘里路程中，秀全與此人宣講拜偶像之愚蠢及罪惡，與及信拜真神上帝之要。其人傾聞之下，即謂：「你之所言盡是真理。」彭先生還告訴我說你的腦又亂了，乃請我護送你回家，免使你在中途或者失足落水致遭溺斃哩。」回鄉之後，秀全最先感服兩密友，即均皈依其新教，此兩人即馮雲山與洪仁玕是也。彼最先在馮所授徒之書塾中爲二人施洗禮，但未幾彼等三人復同到一隣近之小河，洗淨全身。秀全于是將二人書塾中之偶像盡行除去，而自製一詩以喚醒人心，原文如下：

神天之外更無神 何故愚頑假作真 只爲本心渾失却 焉能超出在凡塵

仁玕亦步原韻和一首，原文曰：

全能天父是爲神 木刻泥團枉認真 幸賴耶穌來救世 吾儕及早脫凡塵

在家時，秀全與兩友細心研究此書，蓋書中所言秀全均以爲適符其夢中所歷也。有此相符之故，遂令其確信夢象與全書均爲真理，而彼自己確爲上帝所特派以拯救天下——即是中國